

铜帆

雨时
如月
中国文联出版社

《铜 帆》

雨时 如月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铜 帆

雨时 如月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范师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60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7-5059-1463-4/I·1008 定价5.65元

洋面上驶来了一支庞大的船队。船队有船六十二艘，乘坐两万七千余人。为首的宝船为三桅巨型楼船，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

……就像格陵兰上的冰块一样，大陆板块在半溶解的岩石圈上飘浮。一些板块相互摩擦而过，一些板块撞击进入另一些板块下沿。积贮了几个世纪或者更漫长年代的力量，以无法计量的能级单位裂变出来，把我们今天视为神圣洲际的疆界推向一边。

船队在洋面上继续航行，船队升起了风帆。

……板块在溶岩层上缓慢移动时，火山也逐渐形成。热液上升冲出地表的，即火山爆发。热液上升而未冲出地表，沿侵入体边缘活动时，就形成了种种复杂的变质岩系。包括位于南方省梅关地区的、我国最大的斑岩铜矿。

古老的船队行驶在古老的洋面上。无法描摹的海上日出的壮观，给整个船队涂敷上了庄严的古铜色。那不是色彩的变幻，实际就是一支铜铸的船队。

大海浩瀚，大洋深处极不平静。航程漫长，找不到源头看不到尽处。但船队始终张着昂然前行的风帆。

因为是帆所以轻盈，因为是铜帆所以沉重。但帆毕竟是帆……

第一章 朝阳穿透密匝匝的林带

大自然给了孟昕一种特殊的恩宠。就在她自己五楼的晒台上，她突然看到了迟来的日出。

那是在早晨六点差十分，在东方那深灰色的茫茫云海。一个轮廓清晰的桔红色球冠，既不耀眼，也不炽热，像是孩提时代半扣在小姑娘头上的法兰西绒帽。

啊，童年。

太阳在此刻，不是一个燃烧和爆裂的、具有亿万度高温的火球，而是一个让人感到亲切的小家伙。它柔顺而温存地冉冉上升着，露出了大半个胴体，变成了飘浮在水面上的彩色皮球。那么亲切，那么贴近。

儿子拉着她的裤腿，胖乎乎的小不点儿。为什么一定是儿子呢？儿子咬字还不准，老把妈妈叫成“哇哇”。“哇哇，你能带我走到太阳身边去吗？”这个温柔的小东西。孟昕笑了，不知道是指儿子还是指太阳？

突然，桔红色的球冠没入了云海。好浓烈的云带啊。球冠褪去了金色，甚至隐没了，消失了。儿子紧张了，又一次拉动她的裤腿：“哇哇，抱我。”

太阳还在顽强地爬升，爬升。终于，在墨灰色的云带达不到的高度，它又露出了活泼的圆脸。一个淘气的家伙，嬉戏着，光着屁股浮动着。不知什么时候，球体有如幻化一般，从东方消失了，只留下了万缕金光。

只留下了孟昕一个人。

孟昕没有儿子。严格地说，她现在也没有丈夫。她精力充沛和家庭的残缺，使她常常受到莫名的催迫甚至无形的鞭打。于是，她和养女露露相依为命，也许并不是相依为命。

她现在是主管南方省工业的副省长。她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包围，女儿露露理所当然地也受到人们的包围。露露初中还没有毕业，就有人请她拍电视剧，在孟昕看来那真是惨不忍睹。后来有本杂志还登过露露的小说，孟昕知道是编辑加工过的，却还是不忍卒读。孟昕只有把女儿送走，送露露去参军。

露露是哭着离开省城的，露露说：“妈妈，我知道你会送我走的，我知道为什么。”

孟昕在火车的小茶几上留下了两只易拉罐的可口可乐，还有一把白色的折扇。孟昕还是很难过的，只是没有流出泪来。很多人都认识这位赫赫有名的女副省长，她剩下了一个人，她不能掉眼泪。

清晨，她还是爱在院内的小树林里散步。小树林静静的，只有朝阳常常穿透密匝匝的林带。

一片的广玉兰树，不过这里的林木还只是扶疏。朝阳穿透了密匝匝的树冠，她感到同时也穿透了她自己。于是，仿佛有一股有生命力的灵感涌入她的胸膛。她闭上眼睛，视网膜上依旧留下了一片彤红。她思索自己的一生，她突然感动得想哭。不是痛苦，大概也不是幸福。

孟昕是革命烈士的遗孤，是中央一位德高望重的首长抚养大的。她没有说过自己的父母是谁，中央那位领导是谁。她读完

八一学校，读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北京结了婚。用孟昕的话说，丈夫是职业的、永远的外交官。她很要强，他也很要强。没有感情，也没有离过婚。她在外国有一个名义上的丈夫，他在国内有一个名义上的妻子。

孟昕很早就到南方省来工作了，一直在前省长关一雄身边。因为如果要寻根的话，孟昕算是南方省人。

时间还早，她能从容地在盥洗室梳洗。露露走了，她化妆也不用再忌讳女儿。

先用鹿蛋白洗面奶仔细地净过面，再抹上一层麒麟牌面膜，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读十分钟文件和报纸。这种胶状香味面膜，能迅速在空气中凝固成一层薄如蝉翼的张力膜，不仅能深度清除皮肤上肉眼不可见的污垢，而且能使面部光滑而富于弹性。

读完报纸，她撕下这层假面。假面，这真是个让人会心一笑的代名词。然后，她敷上了一层薄薄的霞飞系列增白蜜。

她的心理年龄远比实际年龄年轻。她希望自己的外貌富有朝气，她要精神焕发地出现在梅关铜基地的建设者们面前。日程是早安排好了的，她今天要去看看行将竣工的梅关冶炼厂。秘书和车半个小时以后到。

她不用胭脂，只是拧开了进口的31号变色口红。那是一种庄重的唇色。

电话铃响了，是秘书挂来的。没说两句话孟昕的手就颤了起来，她本能地向窗外看去。太阳早已隐没了，天边却还有两抹红色的、长长的朝霞。像两道新鲜的、尚在蠕动的伤口，血浆正无声地流淌出来。孟昕想不起来了，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她也曾见过这种不祥的天象。

主体设备由日本、芬兰等国综合引进的梅关冶炼厂，昨天下午部份试车时，关键之一的高压电除雾塔，发生了毁灭性的大火灾。

孟昕不到五十岁。如果把历史集中在人这个范畴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就是站在两个世纪结合部中间的人。她和她的同时代人具有相同的人生特质，在她的全部生活中都将打下矛盾的印记。一方面是进军，一方面是抗拒。一方面是雄强，一方面是脆弱。

孟昕放下话筒，手中的31号变色口红不知什么时候被齐根折断了。她闭上眼睛，视网膜上依然留下了彤红的一片。

二

时间像是晚期的血吸虫病患者，拖着两条灌了铅似的橡皮腿在困难地爬行。这一场无情的大火，不啻是悬崖下黑黝黝的万丈深渊。这火不仅烧了梅关冶炼厂的高压电除雾塔，那余烬还将长久地、无情地焙烧孟昕的心。她已经被飓风卷到了悬崖的边缘。

这一只电话，电话报告的消息，太重太沉重。

“安排一下，我们尽快赶到事故现场。动身以前直接跟夏侯志华通一次话。情况究竟怎么样，我要先跟关主任打个招呼。”

关主任即现在担任省顾委主任的前省长关一雄。孟昕给秘书作完指示，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老人家”接到这样的电话，不摔话筒才怪。

秘书查询火灾事故情况的电话还没有来。怎么搞的？夏侯的电话跟省里可以直拨嘛！孟昕几乎每隔一分钟都要看一眼墙上的石英钟。她踱来踱去，心情越来越烦躁不安。她不嗜烟，有时也会偶尔为之。比如现在。

“哇哇，你能带我走到太阳身边去吗？”真他妈活见鬼，心力越想集中越是集中不起来。她没有儿子。她看到了那双充满睿智也溢出忧伤的大眼睛，这眼睛通常总隐藏在那黑色的大近视框架下。在大学时，她就莫名其妙地叫他做贝加尔湖。

“中国的贫穷是历史造成的，主要是在近代史上错过了工业化发展的早期机会。十七世纪初英国推进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正陷入明王朝末年的党争、战乱和海禁。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的伊藤博文和中国的严复同在英国留学，又同时怀着维新救国之志归来。伊藤成了主持明治维新的首相，严复却遭遇了戊戌变法的惨败。一步落后，便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两年后，孟昕和贝加尔湖在北京相逢。他们漫步在天安门广场，停在金水桥畔。那是一个雾雨迷朦的阴冷的清晨，行人不多，贝加尔湖和孟昕都竖起了风衣衣领。说完这段话，贝加尔湖突然话锋一转，蔚蓝的湖面上突然飞涌出一种灼人的光芒来。他几乎是恶狠狠地加重语气说道：“孟昕，我们为什么老是错过机会？国家一步落后，便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人生一步走错，从此就要坠入苦难的深渊。我们真傻！”

孟昕不是品不出这话的苦味，缩在风衣里那娇小的身躯微微一震。却又有意从别一个角度接过贝加尔湖的话题。“你说得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动，美、日等国发生了结构性的产业转移。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的所谓四小，紧紧抓住时机，从夹缝中建立起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经济，实现了令人刮目的起飞。而我们，却正糊里糊涂地陷在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中。”

贝加尔湖不满了，一下捉住了孟昕的双肩。隔着风衣，孟昕也感到贝加尔湖的双手好烫好烫，好有力好有力。

“孟昕，你给我见鬼去吧。你在发抖，冷吗？你以为我老远从北方跑来，为的就是跟你讨论国家大事？”

女人！孟昕认为，首先必须忘记自己是女性，才配享有女人独立的人格。她的心在哭泣，虽然脸上还挂着那友谊的微笑。

“你该换一副镜架了，二十几年了吧。这一副太黑、太大。你的脸庞恐怕更适合那种金丝的秀郎架，那样，你会显得年轻得

多。”

为什么总走神？

梅关铜业基地设备的引进和投资方案，最早是由孟昕提出来的。当然不止是孟昕，甚至还包括那位贝加尔湖。孟昕出任南方省副省长，贝加尔湖在北方担任了机械工业厅厅长。他们多次在半夜，在长途电话中交换意见。

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设想。她要跟日方住友商社签定协议，由日方归口大包干。分别从日本、美国、芬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引进他们具有当代最先进水平和技术设备。诸如加拿大罗来克斯钻机、美国154吨电动轮汽车，日本闪速炉炼铜成套设备，芬兰的铜精炼炉设备和阳极铜铸造设备等等。总体设计由日方承担，使整个梅关铜业基地一开始就具有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世界综合性先进水平。当然，为了这种引进方案，必须忍痛多投资一至两个亿。追加部份，很可能还得由省地方财政负担。

日方对于这种建设国际综合试验工厂的方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中国有色冶金总公司，也对方案的可行性和独创性表示认同。然而孟昕心里仍然发怵。由省政府、省委、省顾委、省经委及有关方面负责干部联合召开的决策论证会开完了，孟昕却总有一种孤独地剩下她自己，一个人站在高耸的峭壁上，周围是一片汪洋大海的感觉。

这一天，严格地说，并没有特别费神的事情。会议没有大扯皮，她说的话远远比准备要说的话为少，但孟昕却感到十分的疲倦。事后她才惊讶地发现，这种疲倦竟恰恰是来源于她的没有伤神，没有痛快淋漓地说够她应该说的话。她为胜利的轻而易举感到沮丧，责任太重大了。

她一直期待“老人家”关一雄在会上讲话。“老人家”是很爱说话的，哪怕站出来公开反对他的接班人孟昕也好。可是关一雄总是稍稍低垂着长着稀疏的白发的头，长时间地陷入了沉思。

那是一种真正老年人的沉思，仿佛正在蒙受着某种苦难一般。

散会后，“老人家”才把孟昕叫到身边说：“都说我老关胆大，你可是胆大包天。好好干吧，孟昕。担子不轻哪。”

就是这几句难分褒贬的话，说得孟昕差一点要落下泪来。为什么她又想起了贝加尔湖？她不久前接到了他的照片，果然另配了一副新潮的镀金镜架，这家伙年轻多了。可说不出原因，她又突然留恋起那副老式的、黑边框的镜架。她又想起了夏侯，想起了唐平戈，想起了自己身边的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们。孟昕推翻了一把椅子沉着地走了出去，脚步不紧不慢透出一股自信^{“自信”}的味儿。滚他的蛋，为了这个梅关铜业基地，她宁肯在这块只有立足之地的悬崖上站着。面对狂风暴雨，站一辈子，站一千年。

孟昕和当年的关一雄不同，她既有探险者的气魄，也有如履薄冰的谨慎。她自信不会重复关一雄犯过的错误，她不会让二十年前梅关地区的悲剧重演。

今天人们重温那一段“五边”建设方针，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边生产的历程，当然会嗤之以鼻。对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当然会要批判为狭隘的农民意识。对于“大跃进”投资之大，占用设备之多，可能的经济效益之渺茫，当然会瞠目结舌，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孟昕理解，理解“老人家”这一辈领导人多么希望把发达国家走过的漫长道路，浓缩在一个短暂的年代中的愿望。

过了十分钟，电话还没有来。孟昕感到气闷，推开了纱窗。

那两抹红红的、长长的朝霞，两道新鲜的、尚在蠕动的新鲜伤口，开始向外翻卷着，露出了雪白的肌肉和撕裂的神经。红色淡了，没有了血，但她听到了来自天际的呻吟。

孟昕突然想起来了，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她见过这种不祥的天象。老爷子夏侯汉生退休了，他的大儿子夏侯志华正是孟昕亲自选定的现任梅关铜业基地总厂厂长兼梅关冶炼厂厂长。昨

天的电除雾塔大火。二十年前的烟囱坍塌。真是活见鬼，这是一种什么巧合？

做梦也不曾想到，她的后半生，竟和夏侯家族结下了如此的不解之缘。历史？命运？

过去了一刻钟，梅关冶炼厂的最新情况还是没有到。天边那两条巨大的伤口，又开始渗出血来。

三

猛一看，关一雄的非凡仪表确实让人惊叹。他不仅身体硬朗，强壮有力，看上去与他的实际年龄不太相称。而且，他的头颅也极有个性，额头高耸，硕大的鼻子赋予整个面容以一种坚不可摧的严峻气度。那个时候关一雄最小的儿子关四平还只有十五岁，他就亲口对孟昕说过：“孟姨，你看我爸爸有多苏格拉底？”

小小的关四平把苏格拉底当作聪明、机智无畏的代名词。他深信自己的父亲学识渊博，德高望重，没有他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总之，关一雄是真正的英雄，很苏格拉底。

当然，今天离开历史，已经相去如此之遥远。可孟昕知道，那个年代，“老人家”曾经倍受南方省老百姓拥戴和崇拜。

梅关地区位于三省会合部的边界，是关一雄曾经战斗过的革命老区。关一雄之对梅关，和梅关人之对关一雄，那感情可是很不一般的。有一次孟昕陪关一雄到梅关地区视察，一连两天大雨，漫山遍野的红壤全都变得像搅拌过的泥浆一样，滑腻不堪。那一辆改装的越野吉普，遇上了山区公路最稀烂的一段坡道。吉普车连底盘都没在泥泞里，活像一只陷入沼泽地的困兽，无论发动机如何嗥叫哀鸣，吉普却只是原地打滑，再也无法前进一步。

推车的老区社员找来了，孟昕裹着雨衣跳下吉普。当这些社员听说这就是老关的车，车里坐的是老关本人，就堵住了车门，

无论如何不让关一雄身上淋雨，脚上沾泥。

发动机狂吼着，吉普车变成了一头丧失理智的粗鲁蛮横的野猪。它蹄下的泥浆如喷射的子弹射向每一个推车的社员，劈头盖脸，没有人闪避。可车辙已经像冰道，车轮毫无摩擦，还是只在原地打滑飞转。推车的群众已经到了二十来个人，在风雨中不停歇地呼号着，却依然无法推车上坡。公社书记光火了：“这是老关的车，推不转抬转。来呀，一二，上肩！直腰！”

孟昕直到今天也无法忘记那带有一点悲壮，也带有一点豪迈的画面。天和地变成了灰和红的两大色块，如注的大雨把它们缝合在一起。红色的车辙消失了，在红色的泥泞上留下了几百、上千双阔大而沉重的足迹。仿佛是这些光脚板足迹的力度，把那辆载人的吉普连人带车托举上了这个二十来米的坡道。

孟昕不知道关一雄当时在车里都想些什么？只见他最后走下车来站在坡顶，猎猎的山风盘旋着带来了更密集的雨点，他不但没有穿雨衣，而且无声地缓缓摘下了自己的军帽。

孟昕自己当时是落泪了，她不知道关一雄那石雕一般的面容上流下来的是不是也是泪水。漫山遍野都回荡起了古老而沉重的号子，仿佛一个神圣的庄严的世纪衰落了，而另一个却在这马达轰鸣、风催雨迫中诞生出来。孟昕现在终于认为这个世纪的名字应该叫做“人民”，或者干脆叫做“人”。

这是五十年代后期的事。孟昕当时不知道这件事和后来的梅关钢铁联合企业的惨败有没有直接的内在联系。可她现在认为，两件事多少有点一脉相承。

一九五八年，在地质和探矿工作尚未得出精确的科学结论之前，南方省日报就宣布了在梅关地区某边远县放出了铁矿卫星的消息。关一雄亲自决策，南方省“钢铁元帅”要升帐了。

南方省的决策，当然是在中央决策的大背景上进行的。但是关一雄尤其表现得对共产主义的急于求成。他总觉得南方省变革

的步子不够快也不够大。他梦寐以求的，要摘掉南方省农业省帽子的社会理想，开始无情地推进了。那是在关一雄一贯原则推动下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老人家的一贯原则就是：你不明白，我们教你；你不能干，我们帮你；如果你不愿意，我们强迫你。这就是那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加上正面的爱国主义教育，加上档案制度，加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模式。所以，关一雄没有反对派。

关一雄亲自坐阵指挥，上万人的建设大军急如风火地开进了梅关地区边远的一个狭窄带。这里面有几支善打硬仗的冶金建设队伍，技术人员和工人，真是把命都豁出来干了。于是，有了高炉，有了平炉，还要建设有十个烟囱，每个烟囱六十米高的焦化厂。炼钢还要先炼焦炭嘛。

关一雄一直嫌速度还不够快。为了摸索这十个高烟囱的快速施工方法，指挥部请来了有色冶建的技师，即现在的老爷子夏侯汉生。

孟昕第一次见到夏侯汉生时印象平平，他虽然长得魁伟，背却有些拱。脸庞舒展，额头又稍嫌宽。眉脊微凸，颧骨也太高，像广东人又不是广东人。他毕恭毕敬地坐在关一雄面前，拘谨地听着省长的指示。孟昕那个时候还看不到夏侯汉生的眼睛，他一直垂着眼睑看着膝下，仿佛那里铺陈着一张迷人的建设蓝图。

三天后的施工现场。孟昕心中不胜惊讶，夏侯汉生突然变得好看多了。仪表真非同寻常呢，拱着的背挺直了，前额向后仰着不再显得额头比例失调。尤其是她第一次看到的夏侯的眼睛，竟和年轻人一般炯炯放光。孟昕实在不懂是什么稀罕玩意儿，能在夏侯汉生身上产生出这种神奇的变化。就是那七十米高的巨大吊杆？就是那种叫做浪峰的钢丝绳玩意儿？

为了争取时间，七十米的巨大吊杆要拼装好之后整体就位。有十台卷扬机牵引着十根钢丝绳浪峰操作，有四台测量仪从四个

方位确定缓缓提升的吊杆角度。那个时候没有步话机，全凭高音喇叭呼叫着进行指挥。

群山静寂，只有夏侯汉生简短的口令带着嗡嗡的回声在谷地间盘旋。那种气氛，那种山风带来的和鸣，包容着一种悲壮，一种惨烈，一种献身。至今回想起来，还让孟昕感动得想哭。

大吊杆一次就位成功。接着，十只六十米高的烟囱也相继矗立在群山之中。于是，红旗招展，鞭炮齐鸣，报喜的锣鼓声一阵紧似一阵。

当时，孟昕无法预见若干年后，要由夏侯汉生带领自己的儿子们，亲手炸掉由他们呕心沥血高速建成的烟囱。孟昕闭上眼睛叹息了一声，视网膜上总还是一片彤红。红色的朝阳，红色的土，红色的血，红色的大火……

还是走神儿。而且，只要回顾这一段历史，孟昕就会表现出少有的激动。不，那条印在红壤上的深深的红色的车辙已经断了，她不会再沿着那条轨道驱车前进。她没有下死命令，没有限期完成，没有搞人海战术，没有口号喊得震天响，还自认为是一种气魄。她要这么干了，结果也一样惨。

孟昕心里有数。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官话说有成功有失败。成功是主要的，失败是交了学费。有如此昂贵的学费吗？这些话，孟昕憋了很久。可真正轮到和“老人家”面对面，她那锐气就先自减了一半。她毕竟不愿意伤害关一雄的自尊。

就像关一雄不公开评说孟昕的现在一样，孟昕也从不开评说关一雄的过去。孟昕了解自己，她同样不能避免在世俗的利害关系中沉浮，同样免不掉灵魂深处的悸动。

一方面是进军，一方面是抗拒。一方面是雄强，一方面是脆弱。只是因为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再不说真话、办实事，还等什么时候？

又过了五分钟。孟昕决定立刻去拜访关一雄，不及时通气，“老

人家”会大动肝火的。

四

这几年省城的市政建设发展很快，许多主要的交叉路口，都造起了造型别致的行人过街天桥。可孟昕的皇冠车还是吃了不少红灯，她又每隔一分钟看一眼车速表。限速30公里，慢得真不是滋味。

听到这样的坏消息，“老人家”是勃然变色？是一语不发？孟昕在最初追随关一雄时，就领略过这位省长的力量。就是他离开第一线以后的今天，孟昕也仍然感到“老人家”那种威猛之所在。无论走到哪儿，到处都有无形的热线与他联系在一起。中央、部委、有色金属总公司，省里自然也不在话下。孟昕当然并不惧怕大人物，可“老人家”是一定要去看事故现场的。听听他的意见，总没有坏处。

想到了一语不发，想到了勃然变色，就是没有想到“老人家”不在。难怪刚才他书房的电话响了好一会没人接。

“小孟呀，好久都没见你上咱们家来嘛。老头子可时时刻刻记挂着你。”

关一雄的妻子倪萍梅告诉孟昕，“老人家”散步马上就回。孟昕斜睨着倪萍梅慢条斯理地说话，慢条斯理地从烟罐里摸出云斯顿牌香烟。她明白那是一种身份，一种地位，一种气质上的优势。就连划着火柴，轻轻甩灭那两下子，也表明住着这样的住宅，依傍着这样的老头子的得体和谐。就这，使心急火燎的孟昕，也不得不耐着性子，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倪萍梅寒暄着。

“担子没把你压垮，你倒好像越发显得年轻、漂亮了。露露好吗？你不该那么狠心把她送走的嘛。”

两只易拉罐可口可乐，一把白色的折扇。不知为什么，又出

现了那副黑色的老式镜架。她和贝加尔湖很久没有通话了，这和副省长的职务有什么关系？孟昕无法解释，为什么今天老是神不守舍。

“听说你身边年轻人不少嘛。活跃得很，也算好事吧。你们常在一块议论些什么？”

议论些什么？孟昕是清醒的。实现中国现代化，靠传统的小窍门和狂热的大跃进全都无济于事。中国什么都需要，技术、资金、科学、教育、消费品等等。它还必须使农业增产，不管用什么方法，用什么代价，哪怕再戴上十年农业省的帽子。时至今日，中国必须寻求现实的答案。现实的答案，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是希望之光，那是一种破除一切旧框架的设计，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想法。可惜，她无法与倪萍梅对话。孟昕知道倪萍梅和关一雄不同，她并不真正关心这一切。

孟昕身边的确有一群朝气蓬勃的人。一个中青年学者的圈子，一个中青年企业家的圈子。他们是她的老师、朋友、下级。她听他们谈中国失掉的历史机会，谈前期工业管理失误的必然历史背景，谈转轨社会时期的不稳定性，谈中国企业管理经历的三个阶段，谈日本企业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始终保持着咄咄逼人态势的八件秘密武器，谈地中海文化圈，谈中国近八十年思想发展史，甚至还谈厂长负责制和厂长工作条例。

如果倪萍梅知道这些人每隔半个月就会应邀到孟昕那儿作一次客，知道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开冰箱吃喝，休息时听听音乐、开开玩笑，那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慢条斯理地和孟昕坐在一起聊天的。

在孟昕那儿，青年一代和中年人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因为共同的追求而变得十分密切。她深信这一批四、五十岁的领导人，是能承上启下、上下贯通的一代。几乎所有从南方省出去，在国外学成归来的年轻人，都当过孟昕的座上客。他们的思